

弄丢爱犬65天我都要放弃了 派出所居然帮我找回来

讲述人：蔡建平

我叫蔡建平，62岁，家住汉口鄱阳街。退休后买了只柴犬，取名“晃晃”。吃饭、睡觉、出门，晃晃都是我的“小尾巴”，天天跟着我。

2023年1月10日，我和老婆牵着晃晃去江汉路逛街，试鞋时没注意松了绳，晃晃不见了。找了一下午，午饭、晚饭都没吃，天黑后还是找不到，只好去上海街派出所报警。

我找出两年前给晃晃办的全套证件，派出所副所长胡魁志那晚值班，他带着民警和辅警看了快2个小时监控，找了100多个探头，才指着一个画面说：“晃晃被一对男女牵走了。”

会不会是故意偷狗？我和老婆疑惑。胡所长又根据画面分析给我们听，那对男女的神态举止和来去路线都很普通，估计是以为晃晃找不到主人了才牵走的。

近晚上10时，听说我们一直没吃饭，胡所长催我们老两口先休息，并承诺“一定尽全力找”。当晚我什么也吃不下，勉强躺下，整晚也没怎么睡，不知道晃晃这一晚过得怎么样，是不是和我一样煎熬。

那天离春节只剩11天。从春节前到春节后，上海街派出所辅警程雨枫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说进展：那对男女去了前进五路，但江汉路附近人太多、岔路也多，短时间内并不好找。

我不敢看手机里晃晃的照片，和老婆也刻意不谈与晃晃有关的话题，我知道，丢狗的时间越长，找回的希望就越小。

2月的一天，胡所长打来电话问我：“有个给狗找主人的信息，照片很像你家晃晃，就在兰陵路，有空来认认？”我说还要一阵子才能到，胡所长说他先去看看。没一会儿，他告诉我那狗已经被



蔡建平牵着爱犬“晃晃”在上海街派出所门前。

记者夏奕 摄

主人领走了。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，冒了点苗的希望，又没了。

3月15日傍晚，辅警程雨枫的电话来得很突然。“晃晃找到了！”我和老婆其实是半信半疑的，都65天了，真找得回来吗？

见我发着高烧、浑身剧痛还强撑着要穿衣服去派出所，老婆忙拦住我：“我先去看看，如果真是晃晃，待会儿我就把它带回来。”

病中的我迷迷糊糊躺着，但一直惦记着听响动。突然，家门锁响了，一阵爪子在地板上跑动的声音近了，胸前猛地被压，我睁开眼，是晃晃的大脸。它叫得急切，不停舔我的脸，我像哄孩子一样伸手摸它，它也趴在我胸前不肯

走，似乎在怪我怎么没早点找到它。

老婆笑眯眯地告诉我，派出所找到了捡走晃晃的人，对方一直没找到狗的主人就边养边找，直到民警上门把晃晃接回派出所。

我通体舒畅，病也像好了大半，很快又回到每天带着“小尾巴”的退休生活。

晃晃走失的65天里，其实我和老婆逐渐放弃了希望，多亏上海街派出所一直没放弃，一直惦记着我们老两口的心情，才成全了我们的“老有所乐”。

记者夏奕

通讯员杨槐柳 唐时杰 谢婷整理

（《我和我的派出所》专栏电子邮箱为1019458868@qq.com，欢迎您来分享故事。）

我和我的派出所

武汉民警与嫌犯“跨国聊天”5个月 境外电诈团伙成员回国自首

12月1日，刚刚走出监狱大门的王大山（化名）在家人的陪伴下，从河南家中专程驱车来到武汉市人民警察培训学院，将一面写着“警院教官 指点迷津 迷途浪子 重获新生”的锦旗赠给该学院教官应红杰。

民警春节打来“问候电话”

2023年春节，应红杰回河南老家探亲时，一位乡亲告诉他，村东头的小伙王大山跟同学出国赚了大钱，不到半年就寄回家近40万元。应红杰越想越不对，找到王大山的父亲询问。王父表示他也不太清楚。

王大山今年29岁，县技校毕业，靠修农机为生，出国干什么能赚这么多钱？不会是参与跨国电信诈骗吧？从王父手中要来了王大山的电话，应红杰决定亲自问问。

“喂，大山，我是红杰叔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2023年1月24日，大年初三，应红杰拨通了王大山的电话，并特意用家乡话跟王大山打招呼。

“咦，老师，咋不记得，上小学时，你给俺上过课咧！”春节听到乡音，王大山高兴不已。

“听恁（你的）爹说，你在国外打工，人生地不熟，我在公安工作，他让我关

照一下你，你有啥要我帮忙的吗？”应红杰婉转地开始进行试探。

“谢谢叔，没啥要帮忙的。”

“听说你赚了大钱，恁公司是干啥的？”

“是一家科技公司，我负责沟通业务。”

“别不是电信诈骗公司吧？那可是犯法的。”应红杰边说边将手上的反诈宣传图片发给了王大山。

“哎哟，这些俺们这里也有，具体我不了解，我还有事，回头聊。”刚进入正题，王大山慌忙挂断电话。根据多年反诈经验判断，应红杰认为，王大山涉嫌在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。

“尬聊”3个月后骗子怕了

节后上班，作为武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员，应红杰将此事上报学院，并主动请缨尝试规劝王大山投案。此后，他隔三岔五打电话找王大山“聊天”，进行反诈宣传，谁知王大山认为应红杰要断他的财路，根本不听，后来连电话也不接了。

应红杰不管这些，不但继续打电话找王大山聊天，还不时跟王父做思想工作，告诉他王大山涉嫌电信诈骗，躲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

2023年4月，王父慌慌张张打电话向应红杰咨询，涉嫌电信网络诈骗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。在应红杰的再三追

问下，他说了实情：不久前，大山打电话给他，说是公司有个女同事回国时，被警察以涉嫌诈骗抓了，大山不知如何是好。在王父协调下，王大山终于和应红杰通了电话。

“你是不是掉进诈骗团伙了？”应红杰开门见山。

“没有的事。俺是帮那个女同事打听听的。俺们老板说了，公司保证我们不会有事。”电话中，王大山遮遮掩掩。

“那我就告诉你，电信诈骗团伙成员没有从轻情节的，至少要判5年。”

“啊，5年，那咋样才能从轻？”

“坦白自首、认罪认罚！国家肯定会对电诈集团重拳打击，你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。”

“那，俺们公司好像是有点不正规。”

“那你有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？”

“暂时没有。”

“赶快回国投案自首。”见王大山有所松口，应红杰趁机跟他讲法律、讲政策，劝他迷途知返。

5个月后嫌犯被说服回国自首

2023年6月，在应红杰的反复劝说下，王大山被说服，主动回国投案自首，并提供了诈骗团伙的相关证据。这些证据为警方侦破一起特大电信网络诈

骗案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2024年11月4日中午，在接受采访时，应红杰告诉记者，该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由公司、分公司、业绩小组三级构成，旗下有数十个小组，几百号人。他们彼此分工明确，以高额投资返利为饵，引诱受害人在其提供的虚假网站或手机应用上投资，先让其赢取小利，等受害人加大资金投入后，立即封其账号，让其血本无归。

2023年8月，经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审理，王大山因自首和重大立功等情节被依法从轻判处有期徒刑。不久前，王大山刑满释放后专程赶到武汉感谢应红杰。据悉，王大山是近年来经应红杰规劝而投案自首的第6名犯罪嫌疑人。

据了解，应红杰2011年从部队转业后参加公安工作，主要从事公安心理学研究与教学，曾发表过多篇心理学专业论文。在公安心理学教学和普法宣传教育、防范电信诈骗宣传工作中，他生动活泼的教学风格受到参训学员、地方群众的普遍欢迎。2020年，他开通的“应老师心理咨询热线”为上千名民警辅警及其家属和困难群众提供了公益服务。参警以来，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，市局嘉奖7次，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公务员、优秀教官。

记者陈勇 通讯员王威 宋晓波